

YU ZUGUO TONGXING

● 杜军 冯冀/著

电视报告文学集

祖国同行



牛群



叶咏梅



张兆荣



薛荣祖



刘江海



王传贵



高金英



刘兆岐



迟尚斌



张绍林



尚桂凤



刘锐光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·电视报告文学集·

与祖国同行

杜军 冯冀/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与祖国同行/杜军 冯冀著. -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1999.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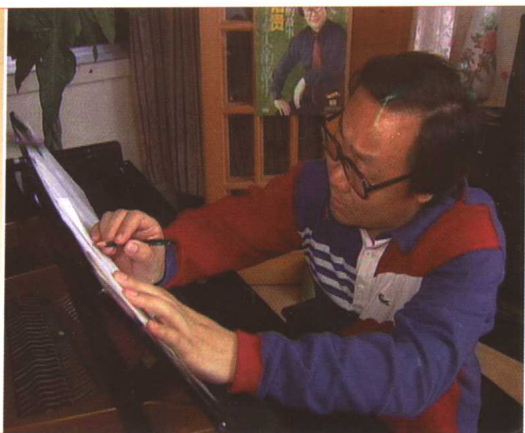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008-2266-9

I. 与… II. 杜… III. 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35282 号

出版发行:	中国工人出版社 (北京鼓楼外大街)
印刷:	北京宏文印刷厂
经销: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版次:	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:	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数:	250 千字
印张:	9.75
印数:	1~2000 册
定价:	2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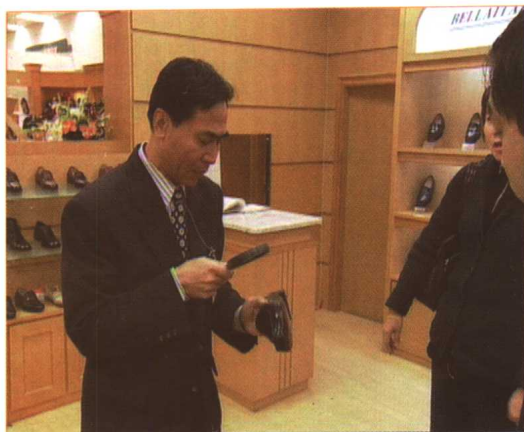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迎接 50 年大庆，
一曲《江山多娇》又在酝
酿之中，王佑贵的思绪在
跌宕起伏



摄影是牛群艺术事业
的一种延伸，他用自己手
中的相机演绎着人生，诠
释着生活



在张兆东的人生里，
“逢八必变”似乎成了他
生命中的规律，48 岁，
他担任了北大方正集团的
总裁



刘兆岐是个充满了智慧的人，干什么他都干得像个专家，什么事不弄明白绝不放手



尚桂凤想干的“大事业”就是被人视为女性禁区的长途运输。驾着大货车走南闯北，她丝毫不比男人逊色

叶咏梅的广播生涯与黄土地有着不解之缘，那里有她的青春、梦想和爱情，黄土地使她的人生变得如此丰厚



在大棚里种菜，薛荣祖干得很踏实，她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作主，大棚是一个象征，庇护着她以土地为底色的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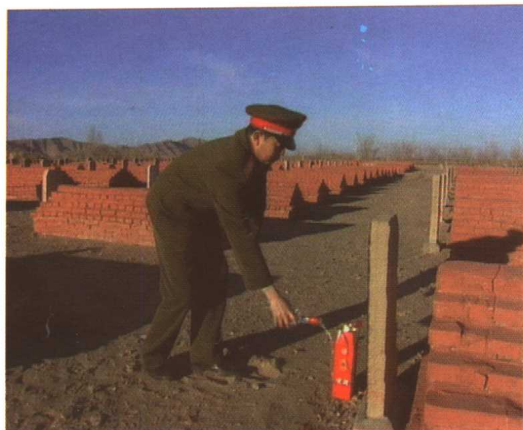


在执教全兴队背水一战时，迟尚斌说：“荣辱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。”

高金英班上的学生全都来自特困家庭，她用自己真实的人生告诉他们：“没有音乐，也要学会跳舞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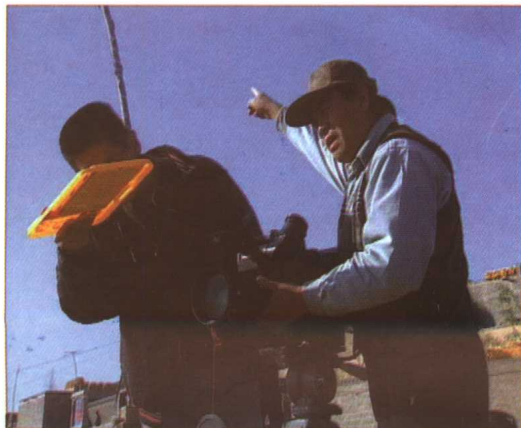


SAG26/04



每次回到东风航天城，
刘江海都要到这里祭奠牺
牲的战友，告慰安息在这
里的600多位在天之灵

病人袒露的心声、表
达的悔恨之意并没有让刘
锐克感到轻松，她总是尽
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摆
脱毒品，回归生活



张绍林用他手中的摄
像机记录着农村的喜与忧，
他的镜头折射着时代、民
族和国家的发展和变化

序

陈汉元

世界上有许多人，因此就有许多事。

有的人，一生不知做了多少事，事儿做得越多挨的骂也就越多，但他（她）并不那么特别在乎。结果，事儿越做越有趣。

有的人则不然，从他（她）懂事起就打着算盘：少花功夫做事，多花力气做人，千方百计、挖空心思去营造自己的人际关系。末了，越要做人，越不像人。

《与祖国同行》是北京电视台制作的一套系列片，顾名思义，它讲述的是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一群男男女女的故事。有的是名人，有的啥衙儿都没有，但每个人都有一番独特的经历，因此各自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

我因为参与了初期的总体策划，后来又声画并茂地看过这些故事，所以，我有根据地认为，这些“与共和国同行”的人个个都是为祖国、为社会、为家庭、也为自己而认认真真做事的人。这些人都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，他们的生命轨迹令人可歌、令人可泣、令人可敬、令人可惜。

《与祖国同行》摄制组人不多，不论男女都很年轻，但个个都相当敬业，让我感佩不已。

由于电视栏目时间所限，他们采访的内容可以说多半未能编进去，实在可惜。另外，“故事”里的前半截几乎都没



有“活动材料”，甚至连照片都没有，但是其中有许多情节、细节又是那样的既有意思又有意义，丢弃不用也实在可惜。有鉴于此，杜军同志萌发了将采访所得的材料编成书出版的想法，并且真的付诸实施，于是就有了这本书。

仅此而言，杜军等人也是“事儿越做越有趣”的人，这样有趣的人自己就不能容忍出一本没趣的书。

但愿我们的世界越来越有趣。

1999年7月28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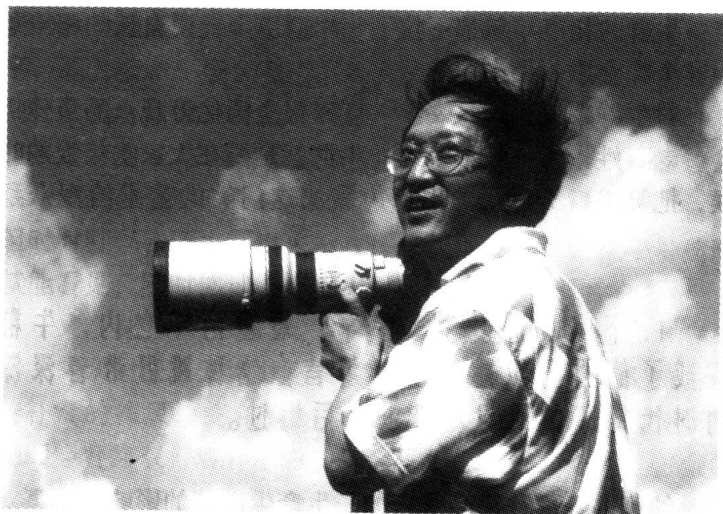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鹤立牛群	(2)
心的旋律	(28)
天地无限	(52)
航天情	(70)
智者刘兆岐	(90)
生活中有一片柔情	(118)
方正内外	(144)
荧海弄潮	(172)
追梦人	(190)
公路上的故事	(218)
书写宏志	(244)
浇灌生活	(270)
后记	(287)



牛群说：“一开始，别人听我的相声都不乐，是自己哭了之后别人才乐的。”第一次说相声，气得战友直骂娘：“从哪儿调来这么一个傻冒，说相声能把活人说死过去，赶紧歇菜吧，还说相声呢。”那时牛群恨不得在地上挖个洞钻进去。可牛群姓牛又属牛，牛劲一上来，他发狠学相声、写相声、说相声，一直到他的《领导，冒号》获得了大奖……



鹤立牛群

小时候，牛群有两个志愿：当老师，当医生。1970年刚刚入伍到野战军通讯连的牛群就成了连队的文艺骨干，他说对口词、数来宝。一次汇演，从团里一直演到军区，他的卖力劲让领导看上了，被调进战友歌舞团，从此说上了相声。一直说到了春节联欢晚会。

从1988年第六届春节晚会开始上节目，至今已经12年，牛群的相声年年都不拉下，牛群谦虚地说自己的相声是为整个晚会添一朵小花。

对牛群来说，这是一年一度回报全国亿万观众的最佳机会，老百姓累了一年不容易，牛群就是要在大家吃年夜饭的时候，把笑声献给观众，用相声表演这门笑的艺术给观众拜年。

1. 下乡、进大学、参军，短短两年之内，牛群完成了他的三级跳，牛群坦言，这种跳跃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，他却从来没有后悔过。

幼年的经历往往会对人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，牛群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。

与祖国同行



牛群的父亲是30年代天津的中共地下党员，后来因身份暴露，无法在天津立足，于1937年辗转去了延安。工作性质使他不得不隐瞒自己的行踪，这一去就是12年，牛群的母亲就是在音讯不通、生死不知的等待和守望中带着牛群的五个哥哥姐姐艰辛度日。直到全国解放，一家人才得以团圆。如果说夫妻分隔12年之后重逢是意外惊喜，那么不久家里又添了一个男孩儿便是另一种意外之喜了。牛群，家里的“老小”，伴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诞生了。

父亲干了几十年的革命工作，自然要求子女成为标准的革命后代。尽管是步入中年才有了牛群，但爱之越切，便管教越严。他给儿子订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儿童读物：《小朋友》、《儿童时代》、《少年文艺》、《中国少年报》……

不但如此，还要求小牛群阅读后写日记，写读后感。父亲的作业随着儿子年龄增长而与日俱增，每天写一篇钢笔字，练大楷、小楷，无论下班多晚，都要给儿子当天的作业判分，偶有偷懒，就是一顿板子。在督促儿子学业的同时，父亲更着力于培养牛群诚实勤劳的品德。诸如“不准说瞎话”，“要热爱劳动”之类的话已成为父亲的“口头禅”，不但时时叮嘱，还书写出来贴在屋里显眼的地方，让牛群抬头就能看见，随时铭记心中。

父亲身上一个共产党员的美德使牛群终生受益。解放后，父亲担任了天津财经学院院长的工作，但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，终年穿一双破旧的皮鞋。1961年去世时，仍旧穿着那双打着补丁的皮鞋、裤子也是补丁摞补丁，全学院的师生在院长的追悼会上痛哭失声。父亲克己奉公，他去世前后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，为支持国家，牛群一家就买

了几千块钱的公债券，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当时牛群年仅12岁，但父亲对党的虔诚、大公无私的精神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

有严父，也有慈母。牛群打小爱喝红果汤，母亲总是早早买好大红果，用开水泡上，放上冰糖，以前没有保温杯，就用小褥子包好，牛群一进家门，就能喝到不烫不凉温温热的红果汤。牛群下乡、参军，到北京，母亲总是一如既往牵挂着这个小儿子。儿行千里娘担忧，儿子工作太忙，回不了家，当年包红果汤的褥子就成了母亲情感的寄托，多少次没有把独生子盼回家，那床褥子都被她挠破了。老年人上了岁数，更加渴望儿女能承欢膝下，尤其是最疼的小儿子。老年人的感情是偏执的，牛群离家在外的时候，母亲一次又一次把他爱吃的东西锁在柜子里，谁也不让动，东西一直放到长毛，牛群也不一定能回来，但母亲的眷眷之情一直跟随着儿子。1989年，牛群的母亲过世，没能迈过84岁这道坎儿，至今牛群仍为没能尽孝而耿耿于怀。

父母的言传身教一直影响着牛群，他自小就养成了踏踏实实做人、踏踏实实办事的美德。在学校里，他德智体各方面都是突出的，能团结人，当过班干部、当过团支部书记，在老师和亲友眼中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。无奈，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，就注定要和祖国共同承受时代的苦难。牛群小时候就梦想将来能当一名教师或医生，在他心目中，教师和医生，一个育人，一个救人，都是天底下最神圣的职业。但“文化大革命”使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因为“文革”，他也没能跨进大学之门。

1968年底，牛群下乡了，到了河北霸县。霸县是个穷



地方，牛群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本来可以留下，但响应号召，决心到农村磨练一番。没想到，一去就去了个最能磨练人的穷地方。到了农村，牛群也是模范，当初是带着“滚上一身泥巴，练就一颗红心”的想法去的，到了霸县用牛群自己的话说就是“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”，种麦子，种西瓜、砌猪圈、喂猪、赶大车、拉化肥，年轻的牛群都是一把好手。除了练就一颗红心和练出一身本领之外，不到两年的下乡生活使牛群更加成熟起来，生活环境变化如此之大，牛群这个在家里备受母亲疼爱的小儿子学会了自己做饭洗衣，照顾自己，以致于回家过年的时候，母亲竟发现牛群一下子长大了，不再是曾经那个大孩子了。

在农村的出色表现，加上牛群红色的家庭出身，老乡们推荐他上了大学。回到天津，牛群进了天津师范专科学校。大学生活不到半年，牛群走进了另一个陌生的天地。1970年，他参军入伍。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，牛群不无感慨，下乡、进大学、参军，短短两年之内，牛群完成了他的三级跳，牛群坦言，这种跳跃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，尤其是从学校到军营，只是因为当时解放军是全国人民崇拜的偶像，年轻人都觉得当兵光荣，把参军当作一种荣誉。而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的理解是肤浅的。然而牛群在自己以后23年的军人生涯中，从来没有后悔过。他没能圆自己的教师梦、医生梦，没能读完大学，但他从此找到了同样神圣的职业，他成了一名光荣的军人。

2. 牛群第一次说相声，台下没一个乐的，说完了双腿直发抖，气得战友直骂娘，18年后他说相声



成了一个“腕儿”。

军队生活是牛群事业的起步。他最初在某部通讯连架设排当战士，凭着身上的一股“牛”劲儿和下乡时锻炼出来的强健体魄，牛群对架线、放线、收线这类的力气活应付自如，成了一名合格的“拐子兵”。那时的牛群可不像今天舞台上的牛群，诙谐幽默、妙语连珠，他话语不多，把全身的劲都使在钻研业务上，兢兢业业，深得连队领导的赏识，入伍不久便当上了连队军委会委员。

牛群曾笑言自己说相声完全是因为误会。牛群并没有从父母那儿遗传到多少文艺细胞，要说遗传，可能就继承了先天近视。

军队里有一种传统，通讯连往往是部队的文艺骨干连。牛群入伍不久，即碰上团里的连队演唱组会演，领导一问：“甯，牛群，是个城市兵，行，就让他上吧。”

牛群便义不容辞走上了业余文艺舞台，他硬着头皮用一口标准的家乡话演了一段天津快板。总算没有辜负领导希望，牛群的连队在全团拿了第一名。没想到这段天津快板成了牛群踏入曲坛艺苑的第一级台阶，是他艺术生活最初的一个起点。

牛群作为团里会演的第一名，代表团队参加师里的会演。当时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，部队团以上单位大多成立了业余宣传队。就连牛群也没有想到，师里业余宣传队领导青睐有加一眼相中了他，一纸调令把牛群从团里调到了师里。

或许，事业的成功真的需要机遇的降临。调进师宣传队的牛群很快又进入了军宣传队，1973年北京军区搞汇演，



本来，牛群准备的节目是一段快板，结果临到军区了，一个说相声的演员突然调走，队里只好让平时服从性好、纪律性强的牛群“顶”上去。好在牛群在这段相声里，词不多，也就是“嘿、好吗、哎呀、真棒”之类，属于捧眼角色，平时没说过相声的牛群就这样和相声这门艺术结下了缘分。

谁知这次“冒名顶替”竟成了牛群一生的重要转折。

当时，北京军区政治部的战友文工团所属“边防文化工作队”（即后来的曲艺队）刚成立，正在招兵买马，在会演中一看牛群这小伙既能说快板，还能说相声，属于可造之材，便指名要他，于是牛群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从连队到军区，跨越了好几个台阶，从一名架线的“拐子兵”变成了一名专职的相声演员。

然而，牛群最初说相声的前景并不乐观，半路出家，底子薄，造诣浅，表演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用牛群的话来说，一开始，别人听了他的相声都不乐，是自己哭了之后别人才乐的。当然，这不是说牛群的眼泪逗笑了观众，而是牛群“露怯”后痛下苦功，提高艺术造诣和表演技巧，才征服了观众。

1979年，牛群参加全军会演，说的段子是《原形毕露》，当时台下就没一个乐的。这还不算最难堪的，演出结束，战士们上了大汽车返回驻地，牛群一下子成了议论的“中心话题”。牛群至今回忆起来还感慨万分：“车上的话那就太难听了，脏字咱不必重复，那意思就是从哪调来一个傻冒，说相声能把活人说死过去，赶紧歇菜吧，还说相声呢。”当时牛群听得浑身是汗满脸通红，生怕司机打开车灯，让他来一个“原形毕露”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牛群刚到战友文